

明治新刊

論語集註

後藤點

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七	二	三	一
冊	冊	冊	冊

内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	書	七	二
冊	冊	冊	冊
三	五	一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72	
冊數		4	(4)
函號		275	8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卷之六

朱真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

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

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矢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猶有倫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

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知曾子之唯也子貢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入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

後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性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論語卷四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史官名魚衛未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存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寤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揚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

遠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

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子曰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子曰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賢以專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乘殷之輅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象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

聲淫佞人殆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

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下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

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子曰人魚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歎其終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不得而見之也

之賢而不與立也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已厚故身益備責人薄故人易從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子曰羣

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

子曰君子義以為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儉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

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下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子曰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

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定實相足亦記

言者○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

垂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

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

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

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

之速而無所為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

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

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

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入此一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

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子曰巧言亂德

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子曰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不

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撓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

○子曰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子曰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

○子曰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無水無火不過害人而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未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之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也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

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

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

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應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未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

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

之中社稷猶云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古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主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夫子欲之。吾三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

者之相也。言。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

玉毀於楮中。是誰之過與。兇。野牛也。柙。檻也。楮。賈也。言在柙而逸。在楮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

為之辭。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

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離折謂四分公室。季氏居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

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此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

布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木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雜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之去

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

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

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

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

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

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

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

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

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

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

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

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卑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

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其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

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

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

無不見聽無所察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學身而言思問則疑不替思難則念必懋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二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

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后之流可以

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

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

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以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太抵此

書後十篇多闕語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

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

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

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吳氏曰凡

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

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

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

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

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德不救國之迷亂亟

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

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

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

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

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

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

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

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

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

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

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

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路恐佛肸之逸末子故問此以上未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涅染

不善不能浼曰楊氏曰磨不磷涅不淄而後無可無不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一守身之常

法未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太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

矣乎對曰未也蔽遮也居吾語女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何莫學夫詩小子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考見得失

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下箇序樂只是下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未

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無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旦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鄙夫庸惡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陋劣之稱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木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定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

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本閑矣矜者持守太嚴

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

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問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

者謹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

論語卷四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

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

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

冬取柞櫟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高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

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繚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

為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

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

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君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

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

敢而窒者。○子曰。唯女子與

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

者。惡訐以為直者。○子曰。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

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三黜。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泣之。惡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此篇多記聖賢

出處凡十一章

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側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職返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

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

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給。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于蔡，津濟渡處。

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耦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
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耦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

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
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入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
我無用變異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
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
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
蓆竹器分辨
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
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

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生之也君臣之義而丈人意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
之接子路其傷而子路益恭丈人
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
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
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
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

時寫本路下有反字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通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

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

與秦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

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

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著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

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

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洽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

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通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

夷逸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摯適齊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

叔入于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于漢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

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

即孔子所從擊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逸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天子自衛及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士識

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周

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

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太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

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

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門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

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

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

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

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

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

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

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側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

必誠意交爭而後可以有為。○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

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

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

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

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

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

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在便在此也。○子夏曰仕

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

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

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

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

悃之意。

悃之意。

悃之意。

悃之意。

悃之意。

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盛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木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惡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

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諫訓功列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武叔魯木

夫名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璧之宮牆賜

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室淺夫子之牆數

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尺七

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

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

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

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無以為猶言無用

皇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

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

慎也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外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殺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

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

重動捷於梓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章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

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

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

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

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代桀

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

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齊予也武王克商大齊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齊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

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

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

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見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

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

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

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

○子曰：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

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立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明治十七年一月七日出版御届
同年二月出版

定額四七錢

出版人

福岡縣士族

林 斧 从

福岡縣福岡區箕子町百三番地

